

社 會 主 義 批 判

著 者 波 一 毛

上 海

出 版 合 作 社

1928

出版
合作社

第一種叢書之八

社會主義批判

毛一波著

Presented to
F. C. U. Library
By
Tan Jen Mei

版 權 所 有

本書名：

社會主義批判

著作者：

毛 一 波

印行者：

出版合作社

發行期：

一九二八年十月

實售價：

大洋二角八分
(定價三角五分)

盧序

假如認定一種社會制度的理想，已經在羣衆的一部分人中——即使現在還是少數——得着顯著的勢力，和民衆的實際生活生了適應的關係，而且由單純理論的宣傳進而爲行動的推進，這些理想，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並且值得我們挑選的。青年常常是新理想的追求者與信奉者，他們不像年老的人，或者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那樣，先存了實利的，自私的偏見；反之，他們是信奉的新的理想，用他們的手和腦，甚至於生命來闖入舊的世界以求實現。

假如認定民衆自身與這些社會理想有密切的關係，那麼，他至少總有研討的自由罷！假如認定社會進化是一個真理，而新的社會秩序的理想是比現社會秩序的觀念形態更進化一步，那末，信奉——以思想或行動——最可靠，最徹底

而又可能的新理想，至少總有選擇自由和信仰自由罷！社會主義便是從資本主義的殼中產生的新理想。

我想，假如說『生產的一切工具和原料應歸生產者自身管理』這個Motto是合理的，那末，社會主義也不是什麼洪水猛獸。真理是普遍的，是平凡的，但維護這破壞了的和垂死的 Existing order of things 的人，總捨却真理而去迷戀骸骨，這不是說教可以勸服的事。

但事情不是這麼簡單，事變——經過長時期醞釀的——之來，常不爲反動的暴力或讓步所退，築堤堰以防水，反不若導水使之入海。一切人類社會的歷史，把革命的前後的一切情景都告訴我們了。譬如在中國，無論你清室或民國以來反動的軍閥如何壓迫民衆的理想與行動，而清室終於在民衆的力量之下已行倒坍，即反動軍閥的運命，也是可以預見的。

社會主義不是洪水猛獸，若把牠禁閉起來，牠多少要成危害現存社會秩序

的洪水猛獸。這點，在近代新興的和聰明的（？）統治者應當明白了！

中國關於社會主義的述評的書，除了大部分是翻譯而來的以外——這些譯品又大都是些反動的，Bourgeois intelligentzia 所著——沒有幾本用簡切明確的筆來寫的東西。這對於青年人是一種巨大的 Weenue，由此而生出的結果更是不好的，譬如有無數的青年都信奉了『強權的集產主義』（這正是稱呼馬克思列甯共產主義的恰切名詞）而爲之效死，在『無產階級獨裁』的美名之下做領袖或一黨的 Dictatorship over proletariat 的工具，這是很顯然的。

我的朋友一波最近把他在廈門做的社會主義批判編正出版，雖然是小小的一冊，但是，他的好處是在公正地，銳敏地，拋開了爲個人爲一黨爭權利的觀點而站在爲萬人福利上，在社會主義真正的原理上，（不像一班機會主義者或小資產階級的學者那樣，）給各派社會主義以正確的批判。我希望牠能夠普遍在一般青年的手內，能夠挽救已入了迷途的青年，認識社會主義的真面目。——這

不僅是我的希望，而且是我的頌禱。

劍波

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二日上海

謙弟序

依照生物學者的意見，凡是生存的生物，均具有適應環境 (Adaptation of Environment) 的能力，否則，便要受自然的淘汰。

人類是生物之一，他棲息在世界中，爲了要求生存，他必定要適應他所『生存的世界』之環境的。人是社會動物 (Social Animal) 這是略具有社會科學常識的初步社會科學的研究者，都不能否定的。所以在社會中生活的人，無論他是英雄，無論他是時哲，他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之下，他的生活方式，均是與其所生存的社會之一切文物制度相適應的，這是很平常的事實，而不是難懂的，新發明的什麼『唯物論的烏辯証法』。

記得我在革命與社會一文中，曾表過下列的意見：

「當封建制度崩壞的時期，資本主義正在向前進展，尚未臻於完善境地之際，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是免不掉殘存的封建勢力之阻抑的。」這話，我自信是說的事實話，而不是一般心理學家以腦的產物虛擬爲心的現象或精神現象。因此，我現在更推移一步而肯定的說：社會主義的社會尚未建造成功，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懷抱中孕育成一個雛形的時期，社會主義的社會之建造，也是必然地要受資本主義社會殘存的勢力之阻抑的。

這便是社會自身維持其殘體的惰性原理(The Law of Inertia)！這便是生物公例中的適應環境說的實踐！

誰也知道，在封建社會推移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中產階級單貴族階級的命時，是常遭社會之反對的，是常被目爲洪水猛獸而不能在人間立足的。但這並不是什麼人的自由意志之決定與否，或者人類的理想超越過了時代，跟不上時代的大變動；確實是社會自身尚未到那完全破敗的時期，而且她還有伸縮

的彈性[Elasticity]，足以維持其平衡的狀態。

所以在十九世紀遺傳下來的社會主義思潮之理論，到二十世紀仍不能全盤地通過社會進化的行程，(The Process of Social Evolution) 反而發生停滯不前的不能實現的情況。

自然，社會主義被Bourgeoisie 視為『洪水猛獸』，被Proletariat認為解放的武器了。——這個對抗的關點之主因，完全是由布爾熱窪與普諾塔利亞兩階級經濟利益之衝突，完全是由社會組織形成了對壘的階級。

但是，人類組織社會的目的，是在生活的保證與生活的經濟，而不是在剝削或掠奪多數人的生活與乎浪費多數人的生活以去維持少數者的享樂的，並且社會組織是宜乎健全的平衡；這即是說要保全人類和平(Peace) 與安甯(Welfare) 的平等。』

人類的社會，自私有產業的經濟組織建立，工業革命成功以後，社會已經成

了非生物的社會了，社會中的人與人，簡直劃成了對抗的階級了。而社會的組織也呈出了不平衡的狀態，人類的生活與安甯便成了鏡中花，水中月，而社會中所充塞的現象，只有飢餓，貧困，死亡，戰爭，失業，罷工等。

社會陷於這樣衰頹的狀態之中，已是一個過了彈性極限的物體，已經是瀕於墳墓的境地了。因而，社會的本身便需求革命。但是，革命的實際行動，又需求一種由革命實際行動中所產生的一種理論來作基礎。自然，那解決社會問題的社會主義便應了革命理論之需求而成了社會革命的理論。

故社會主義是用來解決已經破敗了的社會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而建設適合于人類生活狀況的新社會者。依此而言，我們可以武斷地說：

『社會主義是負了完成歷史的使命，促進社會進化，使人類生活的發展，與社會進化的發展相適應的，而不是洪水猛獸。』

現在我們當能知道反對社會主義者，一半乃由于完全的無知，昧于歷史的

事實；一半乃由於資本主義殘存的勢力在作祟。但社會主義的朝向，已經由資本主義社會決定了，已經指明是人類的唯一生路了，那末，任你反抗也好，贊成也好，也是不中用的，也是要在歷史由所造成的偉大的社會勢力之下低頭的。

可是，社會主義，不是私有財產，是不能由法律規定屬於誰獨占。所以社會主義專指馬克思主義而言的英雄論，完全是封建社會下之理論。故社會主義一語，乃是包含了 Anarchistic Communism, Syndicalism, Guildism, Marxism 等主義。所以在社會主義中是有許多派別，這是事實，而不能抹煞的。

我們生存在社會大變革的廿世紀中，我們爲了生存，已經時時刻刻不斷地與社會制度發生鬥爭；而那苦經濟的工農無產者，更不斷地舉行罷工，抗稅，罷耕等的反叛 (Rebellion)，時時刻刻都是在準備傾覆資本主義的社會。

然而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什麼社會主義的社會呢？無政府共產主義的社會嗎？工團主義的社會嗎？基爾特主義的社會嗎？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呢？

因此，在這只發鈔票，不能兌現的烏烟障氣的世界內，有人是對於未來社會建設的朝向分辨不清而不知道何所適從了。所以社會主義的批判工作，是急需人負擔的。

回顧中國所出版的社會主義的書籍，雖然有了某某等抄襲的社會主義淺說，或翻譯出來的近世社會主義論與乎社會主義史等，均不能給我們對於社會主義一個明確的概念（Conception）。而社會主義綜合批判的書，可說是沒有一本。所以社會主義綜合批判的書，是中國確實的需要。

一波將他所寫的這本小冊子——社會主義批判改正付印，我以為比坊間出賣的社會主義淺說之類的社會主義書籍是比較有意義一點。在社會主義的文獻中，是值得稱許的。雖然這小冊子未達到綜合批判的成功，雖然不是每人必手一冊的傑作。

爲了中國沒有社會主義綜合批判的書，爲了使中國的青年能有這樣一本

社會主義批判可讀的書，進而決定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確信，努力爲社會工作；我十三萬分的願意將此書介紹給中國有志於社會主義研究的讀者。

這篇文章與其說是在爲一波寫序言，毋甯說是我對於社會主義的一點兒意見；現姑以此來代序吧。

一九二八，勞働節，時在上海， 謙 弟

判批義主會社

自序

在上海放棄了學校中的粉筆生涯，而跑來這荒島，記得已是兩三個月以前的事，韶光容易，如今已是一九二八年的新春了。我慚愧！慚愧這過去的一些時間裏，終朝伴着那剪刀，漿糊之類，全身心都感到無聊和疲乏。

我在這荒島上，寂寞得幾乎看不見一個人，一個真正有「人氣」的。我寫文章，十分之八九，都寫的是雜感，我想從我的雜感中找到幾個他認識我，和我認識他的朋友。然而，我至今仍是孤獨着。

在這百無聊賴的生涯中，我也正正經經地寫過一篇東西，那便是這冊社會主義批判了。這東西，是按日發表在自己主編的民國日報上，但是，聽不見一點兒回聲。距離我們的報館不遠地方，便是海，那汪洋海。我這冊小東西，怕正有如一

個小小的石子投入那大海中一樣吧！一個浪花也激動不起來呀！我是多麼失望。近來自己是在新年假期中，因為閒得無事可做，始把這冊東西修正了一遍，並加上了幾篇附錄，想找一個書局出版去。決定了，出版去。後事如何，我已無心多管了。

毛一波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在廈門的一個荒島上。